

## 山川形胜故乡情

——读散文集《故乡是我的,也是你的》

□ 尹汉胤

古地江阳,今之泸州,千百年来默默伫立在长江与沱江交汇处,目睹着万古江流远去,谛听着世道嬗变市声,历经岁月淘洗,江水冷暖,如今正展现出新的勃勃生机。出生于这方山水的杨雪,自幼便浸淫在古地遗韵中,徜徉在老街旧巷,拾级于石阶长大。在其心中潜滋暗长地生发着对这片地域的追怀默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其心中萌发起文学梦想。

大学期间杨雪开始了文学写作。回到故乡后,他便开始了对故乡历史文化、山川地域锲而不舍的深入研读踏勘寻迹。经过日积月累的实地探访,其足迹撒满了泸州山山水水。与此同时伴随着他的行迹,一篇篇感悟山川形胜,人文历史,饱蕴乡情的优美散文,开始出现在全国各类报刊上。时至今日,他已出版了《早起看风景》《洁白的鸽子花》《梦里故园》《川南的乡愁》等多部文学作品,其散文曾两度荣获了“冰心散文奖”。《故乡是我的,也是你的》是他最新出版的一本散文集,从这本散文集的篇什时间跨度,内容广泛丰富性,可视为杨雪近年来抒写故乡的一部代表作。

阅读这本散文集给我的第一感受,便是有如跟着他的笔触,身临其境地盘桓在泸州的崇山峻岭中,沁人心脾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使人感同身受地沉浸在深厚的泸州历史文化和丰富的地理氛围中。一时间曾经活动于这片山水的历代人物,留下的诗文佳话,引人入胜地呈于眼前,在其文字的引导下步入到古今泸州的文化深处。杨雪笔下的泸州历史人物故事,在对历史钩沉的叙述中,不仅凸显着独特的文化个性,更表现出泸州作为西南门户多种文化交汇于此的文化特征。这种对历史文化深度挖掘的文字,不仅来源于他的行迹所至,更彰显出他与这块土地水乳交融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感悟的形成,在其《放滩》一篇中,便详细记录了他在少年时便对长江水流拥有了深刻的生命体验。

在这篇散文中,杨雪以鲜活质感的文字,讲述了自己年少时在长江游历潜入江水

中的真实感觉。生于斯长于斯,枕籍着江涛长大的杨雪,以投入在江水得到的对长江的认识,深刻地印象在他的脑海,由此形成了他对江河的理解:“我不记得‘放滩’这个词是谁创造的,但它从我们口中说出来确是千真万确的。它包含了无限的创造力和想象。”可以想象,当年少年无畏的杨雪,与一帮小伙伴搏击于长江,所经历的“放滩”感受是多么的记忆犹新。“从长江上游某处伸进河水中的滩涂下水,沿着这一水流顺势而下至下游数百米处时,会有一次回水的机会把你推入岸边。”这种对江水真实的生命感知,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形成为他观察大千世界、认识社会人生的文学视角。就此,也使我对他多年来不停地奔走于泸州境内的赤水河、永宁河、月亮河、濑溪河……流域的内心理想。这种不断地游走,其实是在巡着故乡江河血脉,延续着他少年时从江水中得到的生活启示,追根溯源地寻找着故乡历史文脉的实质精神。这片丰饶的故土无疑是在江河的推动下,才形成了如今商贾云集,文化交汇,泛滥停蓄蔚为大观的辉煌历史文化。

就此,杨雪在创作中始终自觉地将自己与这方土地水乳交融地合为一体,更深入地走进这片土地的文化深层,感知触摸到这块土地的精神脉络。故乡造就了他的生命,更赋予了他观察这片土地历史肌理的文学敏感。在《神奇的海涯》中,杨雪写道:“我来到了海涯寨,不是在人山人海的火把节来的,不是在人声鼎沸的牛王节来的,我不喜欢喧嚣和吵闹,只喜欢宁静和沉思,因此,我是在秋天的寂静里来的,来的随和,来得静谧,来得自然。”在静谧的时空中,当杨雪见到彝族诗人余家驹于《蚂蚁洞》的题诗时,使他从感悟到“从古至今,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环境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与内心的和谐才是时代健康发展,使社会繁盛前行的本质……”诗的精髓。从而更坚定了他深潜在这片古老地域历史深处,才能从“回水”中体会到蕴藏于其中的文化真谛,从淹没于历史云烟的人物命运中,重新发现蕴藏在其生命中的文学价值。而要从中发现历史真

实,获得独到的见解,一定要将这些历史人物还原于其历史时代中审视,才能从中获得新的发现和感想。这种取材历史,发掘新意的创作方法,是杨雪近年来散文创作的一个特点。他时常独自寻蹊于古城乡间,凝视着斑驳的石壁,聆听着屋檐的雨滴,翻检着泸州旧影萍踪,寻觅着隐藏在历史中人物的精神内涵。

秉持着这种创作心态,杨雪常年奔走于泸州大地上,通过对泸州地理文化的追踪书写,不仅对这块故土日益增强了文化自信,更推己及人地将自己对故乡的这种挚爱感情,以各种文学活动邀请各地作家来到泸州,与其共同书写故乡泸州,将泸州悠久的历史地域文化,化为广大读者的共同向往。杨雪这种对故乡博大的文学情怀,从某种意义上正契合了从古至今泸州的历史进程,江河汇集的泸州,如今已成为闻名天下的川南门户。而杨雪的写作也始终随着时代脉搏在跳动,他不停歇地寻找着新题材,增强着自己的创作的文化厚度。为了写好《情留普市》一文,他为了区区3000字的文章,竟耗时三年,前后五次深入到普市采访,直到弄明白了杨慎在该地写作波罗花的目的后才落笔为文。

对于作家而言,多数人都有着难舍的故土情节。每次谈及泸州,杨雪都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家乡的情感。“我身体里流淌的是泸州的血液,我爱这片土地。”发自内心的热爱着这片故土的杨雪,真诚地说这片故土成就了我的文学创作,自己多年来创作的源泉动力,皆出自这片厚重的故土。“泸州有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文化底蕴深厚,历代名人辈出;泸州的山水俊秀奇绝,一草一木皆可入文;泸州的美食美更是让人流连忘返;泸州的人民勤劳智慧,善于生活,享受生活。这些都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完丰富养料。”

杨雪以《故乡是我的,也是你的》命名这本散文集。我想其真实用心是互文见义地将自己对故乡的真挚情感,推己及人地呈现给广大读者,使泸州成为世人共同的故乡。

## 面向新生活的灾难续写

——评杜文娟长篇报告文学《岩兰花开》

□ 赵克臣

灾难过后生活还得继续,十年之后,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们的生活得怎样?需要有人在灾难过后做出后续书写,女作家杜文娟的长篇报告文学《岩兰花开——汶川大地震幸存者生存状况调查》就承担起了这样的职责和使命。

做出这样的承担,对杜文娟来说有着十分强烈的心理动因,这种动因与她在汶川大地震期间,曾经前往震区加入志愿者行列有着内在关联。如果说十年前的志愿救灾行为,催生出了她的《震区亲历记》是一种亲历,那么十年后的《岩兰花开》则是一种重返。在亲历和重返之间,都倾注着作者对灾民心心念念的情感。在地震过后的十年之间,震区的灾民需要疗伤,亲历了大地震的志愿者也需要疗伤,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杜文娟的续写和调查,实际上也是一种共同疗伤之举。所以注重地震造成的创伤,以及平复、康复这种创伤,直面新生活就成了这部作品的主旨表达。

现场性是这部作品给人的最直观印象,这里所说的现场,是指杜文娟在十年之后来到震区,与幸存者面对面聆听和记录。此时的在场是作家近距离的听和看,保证了报告文学内容的极度真实,作家的书写彰显了报告文学的故事性,突出了被采访者最值得记忆的片断和最主要的特征,既有把作家个人摆进去的外在叙述视角,又有当事人的自我讲述,但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其根据都是作家在现场获取的第一手材料。在众多的被采访者中,这些大地震的幸存者以失独者、伤残者居多,一场自然灾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走向,尤其是肢体的伤残不仅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种种不便,也在心理留下了创伤和阴影。正是出于对

这种灾后后遗症的担忧,敏感的作家怀着对幸存者的关爱,开始了对他们生存状况的调查,也正是在调查中,让读者洞悉了十年后幸存者的生存状况。

幸存者的生活状况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多数都能正视自身的现实,平复了个人的心理创伤,以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新生活,尽管已无法回到地震前的生活状态。正如后记所言:“这注定不是一部莺歌燕舞、风花雪月的作品,推进自然缓慢,写作的过程是揭伤疤的过程,也是伤口愈合的过程,是主人公及作者平等对话的过程。丧子爸爸、丧子妈妈、地震孤儿、长大了伤残孩子、重组家庭、震后宝宝们,成为这部命运交响曲的合唱队员,我则是这首生死之歌的记者。”作为一种灾难的后续记录,这部报告文学从采访到选材再到撰写,都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选取最佳的进入视角,突出被采访人各自侧面,成为作家的写作重心,围绕这个重心才有了报告文学的摇曳多姿。《不想结婚》《媒婆杨姐》《羞怯的美容手》《轮椅上的绣娘》《画眉雨》等,单从作品题目的营造上看,就富含作家的精心选取。这些题目也突出了每一篇所要表达的重点,像《轮椅上的绣娘》,就突出了双腿截瘫的阿琼,靠坐在轮椅上绣花谋生计的事例。在《岩兰花开》中,震后伤残人员自食其力者较多,生活中依然表现出了“生的顽强”,正如本书富有隐喻色彩的书名“岩兰花开”,有一点点泥土就能吐露芬芳。

大地震的后续书写,事实上讲述者对当年地震情景的回溯,天崩地裂的天灾所造成的惨状,以及对人的伤害是抹不去的记忆。尽管这个伤疤的创痛深重,但也不得

不揭,不过作家的书写更多的是不要忘记记忆,而是为了新生活。杜文娟把这种新生活以“新希望”来体现,她在《新希望》一文中,就写到一位高位截瘫的农民段哥,这位农民把自己的新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娃儿回来喊一声爸爸,能让段哥笑逐颜开。怀有新希望的生活,注定不会晦暗,这种阳光心态也会有助于催生新希望的到来。

多角度也在这部报告文学里有所体现,这种多角度就是杜文娟不仅深入到了大地震幸存者之中,也乐于倾听相关学者的理性之思,书中的《学者已见》就有三位学者发表了看法。心理学者傅春胜清醒地指出:“十年过去了,但心理创伤这一块多少还是存在的,说完全没有,完全过去了,不太现实。”这样的客观认知,也是《岩兰花开》书写中的认知,并不回避心理创伤,在书写中对这种创伤予以表现也是报告文学的重要一笔,也能见出作家的清醒。多角度的另一个体现,就是作家采访经历的书写,甘苦自知,书中的《和解之路》就是对这种和解的注解,这种和解包括与灾难的和解,也包括与自己的和解。

著名作家阿来有一部长篇小说《云中记》,也是对大地震的回望和反思,并得到了文坛的普遍关注。如果说《云中记》有着浓重的安魂和精神意味的话,那么《岩兰花开》则有着实实在在的生活和命运关照。这是目前两部在汶川大地震十年之后,对灾难有力的书写,一个为虚构,一个为纪实,不管虚构还是纪实,都是对灾难后续的反思和直面,经过这样的反思和直面,深重的灾难再次回到人们视野,也再次被确认并被牢记。

杜阳林长篇小说《惊蛰》在《十月》刊出,足以令人刮目相看。初读小说,只觉得不过是已然硕果盈枝的乡土小说大树上结出的又一果实,细读小说,好像就读出了一点儿作者的独特心机。其实“独特”一词今天很容易被泛化到任何作品的评价,甚至一不留神就被栽到那些委实平庸的作品上了,而我要说的“独特”,是一般作者想不到、悟不到、更写不到那个份儿上。

《惊蛰》在叙事策略上没有什么新花招,而是最为实诚的生活写实,语言更是与乡土同构的川北地域风味,小说似乎并未给读者设置任何阅读障碍,读者也很容易将主人公凌云青堪比“凤凰涅槃”的生命突围解读为一个单纯乡土青年的励志故事,或者是代徐秀英和她的儿女们对于贫穷乡土的血泪倾诉。而在我看来,倘若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次来对作品作出价值判断和意义诠释,杜阳林的创作实绩实在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而作为文学名刊的《十月》似乎也显得殊乏慧眼。然而,有经验的小说家总是要先把只属于他心中独有的东西云遮雾罩起来,从而把那些缺乏足够耐心的读者滞留在最容易感知的层面。可是,作家苦心设置的这种“骗局”又不免是一柄双刃剑:既考验着读者的阅读征服力,也极有可能遭遇买椟还珠的阅读效应。

“题记”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小说标题的弹性空间:惊蛰天,春雷起,僵虫惊,山川兴,万物乃复生。不言而喻,标题“惊蛰”绝不止于乡土中国在农业文明惯性中的一个自然节气指涉,而是被“严冬”压抑的乡土生命得以复苏繁荣的生存气候,但没有“春雷起”的“惊蛰天”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惊蛰”,因此,小说所要渲染的并不全是那周而复始的寻常“惊蛰天”,而是能够令沉默太久的灵魂躁动不安的“惊蛰”,是令绝望的生命有了憧憬和梦想的“惊蛰”。作为乡土生命的时代生存境遇,“惊蛰”更关乎一种可遇不可求的伟大历史巨变。小说的叙事起点是伟大的周总理逝世的第二年,而低微的农家生命凌云青也去世了,与此同时,中国历史的“惊蛰天”也终于来临。小说家的高明不在于发掘了“惊蛰”的意义能指,而是别具心机地把“惊蛰”的多重意义蕴含灌注于乡土生命躁动的繁复图景之中。

小说极有可能造成的庸常性误读在于:作为主人公,凌云青的故事一贯到底,徐秀英和她的儿女们的生命遭际也一贯到底,已从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和现代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形成了听讲故事的阅读惯性的读者,很可能就被一个人或一家人拴住了视线,任何一个读者如果要向别人介绍小说的阅读感受,都绕不过凌云青,绕不过徐秀英和她的儿女们。我认为,重点关注主人公的生命遭际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仅仅粘滞于主人公而人为遮蔽了小说家的艺术心机,则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小说的意识底蕴不在于为一个人作传,也不在于为一个家庭作传,正像萧红的《呼兰河传》是为她家乡呼兰河边的生命群体作传一样,《惊蛰》也完全可以叫做“观龙村传”。观龙村的众生既是在凌云青们生命遭际中推波助澜的正负力量,又纷纷自成生命百态:陈金柱、刘翠芬因非血缘关系的无端猜忌而对兄弟妯娌凌云青、徐秀英从隐忍到公然伤害,进而波及到幼小侄儿凌云青的残忍迫害;孙铁树因为曾有对徐秀英一厢情愿的恋情而沉淀为妻子岳红英挥之不去的嫉恨情结,终于酿成对徐秀英全家的恶性报复,并导致凌云青的牢狱之灾;以陈金柱、孙铁树两家的嫉恨为导火线,挣扎在贫困不幸的观龙村的众多亲,本应对一再惨遭不幸的徐秀英和她的儿女们施以最真诚的同情和救助,但他们出于对寡媳传统偏见的惯性因袭,大都表现出本能的幸灾乐祸,他们在客观上成为并煽旺了对徐秀英一家的煎熬之火。小木匠与凌彩萍尚未露出端倪的两情相悦,被“师娘”的一己之私无情地扼杀于摇篮之中,当消息传到凌家,又是那些长舌妇和媒婆合力把凌彩萍推到了险些被迫嫁到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曹家。由此观之,观龙村乡土众生的悲剧哪里仅仅是贫穷的悲剧?这是一个灵魂何等黯淡沉默的世界!正是在这里,我看到了杜阳林的卓尔不凡,他没有把观龙村谱写成一曲充盈着自在和谐、乐天安命的诗意牧歌,也没有将其绘制成一幅山美水美人更美的田园风情画,而是如同鲁迅那样“要画出这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

## 「惊蛰」与沉默乡土的灵魂躁动

——读解杜阳林长篇小说《惊蛰》

□ 何希凡

当很多早已离开故土而长居都市的乡土作家深情回望乡土时,都不可避免的要作诗意化的渲染,要作人情人性的美化,而杜阳林独能冷眼凝视乡土,不仅没有淡化乡土的贫穷落后,而更以带血带泪的笔触掏出那些本已不幸却又变本加厉加剧了别人不幸的黯淡灵魂。今天再读鲁迅的《故乡》,我们很可能失望于他对故乡风物和人生图景过于阴冷的绘写,但鲁迅胸中并非没有对故土的诗意体验,少年闰土的英俊勇武、聪敏可爱就是最动人的诗意形象。然而,当鲁迅站在离开故土的现代都市回望故土,那令人灵魂颤栗的阴冷黯淡让他来不得半点虚饰,因为直逼中年闰土们那黯淡的灵魂和阴冷的故土才是真实的故土,而流着血泪呈现故土真相的鲁迅才是对故土爱得最深沉的鲁迅。自然,杜阳林笔下也不乏乡土人性的美好:被政治风云颠沛到观龙村的大学教授“老爷爷”周凤藻、上官云萼夫妇对凌云青一家的护卫与期许,韩老师一家对徐秀英和她的儿女们的用心护持,尤其是作为同学又超越了同学的“细妹子”对凌云青珍贵的童真抚慰,一切都是凌云青们暗夜中的火把,严冬里的暖阳。然而,读者一定可以掂量,这些正面力量在观龙村众生灵魂的黯淡无情面前显得是何等的微弱!所以杜阳林不是紧盯住乡土的贫穷,而是始终凝视着比贫穷更可怕的人情冷漠和灵魂沉默。

尽管观龙村的正面力量不能与那些沉默灵魂形成的愚顽势均力敌,但他们毕竟在乡土精神的暗夜燃起了不灭的火苗,而生长这火苗的因素不是人性人情与生俱来优选的结果,而是文明的启迪与熏染。他们都是不同程度的知识拥有者,凌云青们的生命突围正是从这个突破口开始的。至于这种突围的结局如何,主人公和作家都是难以预测和把握的,但作家却高人一等地对乡土生命注入了一种智性期许。也许智性提升并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但它却是唤醒沉睡乡土灵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正因为如此,小说只是把凌云青考上大学当作对乡土叙述的回溯牵引,而并没有给出凌云青们走向远方后的确定性归宿。小说的主要关注重心在于沉默乡土的生命躁动,当时代的“惊蛰天”终于来临,躁动便成为可能,优化乡土生命的精神灵魂也同时成为可能。

《惊蛰》对沉默乡土上的暗淡灵魂的整体观照是成功的,也是富有深度而令人震撼的,在可遇而不可求的“惊蛰天”来临之际,对乡土生命的躁动与憧憬描写也是极具情绪节制和审美分寸的。但是,小说对于造成乡土生命灵魂黯淡沉默的根源窥探还有待向纵深掘进。尽管我们也可以感到惯性的代代因袭,但其负面性的历史文化根源的脉系不甚分明。其实,乡土生命都有人之初的善,只因为匮乏智性之光的烛照,致使乡土成为宗法制文化传统最顽固的堡垒,所以那些鸡毛蒜皮之争也可以因为惯性的偏见蔓延为战争,那些本该富有同情心的乡土生命,也会在貌似正义词严中把对无辜的伤害发展到残忍的极致。因此,当我们面对沉默的乡土灵魂摇头叹息之际,我们可能忘却了那只穿过历史隧道伸过来的负面文化传统的黑手。